呂子評語

呂子評語正編卷二十九

孟子滕文公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章

黃淳耀文 從子之說。小可伯而大可王。從吾之說。則不免於窮而死。吾豈一節之士齪齪自好者耶。顧吾念之。慨當世之具者。無求於人者也。有濟物之思者。無利於己者也。此其道皆不宜枉。

評 聖賢不是慤人。正在此間分脊骨耳。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節

在溝壑喪其元。志士勇士不必定設此境。定立此見。只是所守堅厲耳。聖人所取在志節。不在輕生。歎美虞人。與司馬遷傳刺客遊俠意。天懸地隔。

昔者趙簡子節

須知此節引來只爲範我馳驅不貫與小人乘兩句他處皆略。

王良之與嬖奚所爭無幾不要太高看。

若高看王良竟如孟子自比不惟孟子沒身分並下節且字神理

不出矣只將王良與簡子嬖奚諸人寫來相去無幾然且如此

而況不爲王良者乎。

良工賤工頃刻變遷不足爲範辱此是王良身分也孟子引來只

爲節末數語至於請復彊而思一見其長以塞詬我之口是又

非君子所爲不可便贊孟王良此孟子身分也。

朱輔文 天下士乘其急投之頃當事者援引一錯誤入旁門後日

勉負蓋愆亦已晚矣講 門戶聲氣慣以此術籠絡天下士士之

爲所誤者不少矣 文 一命而戒裝候聲此時良之聲價進退皆

爲奚操後縱欲自正所枉寔多是以君子惜良之不能自愛也

評古今犯此者不少。戒之哉。非戲言也。
蔡文賢豪長者。廁身販傭屠釣。而不以為屈者。正以屈身輕於沒名。恥狗小節而功業不見於天下也。評戰國時議論果如是是以孟子爭之。其實此一宗於今為烈也。文奚亦安能用我也銜僞子命而來。猶然為僞子使也。未嘗為奚使也。所僞子亦安能使我也。假才人之聲價。以增光侍士。是僞子為發奚使也。良未嘗為奚使也。借乘以善藏其用。卽匪人可比也。評老莊秘訣晉人用之而禮義乃亡。文天下盡役也。舉世皆執鞭類也。而何必介然不屑以明高乎。評此轉刻毒。後世貴人心術。總不出長班掌鞭腹中耳。文良蓋就奚以陰玩奚。而奚未之知也。且就僞子以陰玩僞子。而僞子併未之知也。評好聽耳。君子曰。究竟良自玩弄而不之知也。文覩其以乘始。以不貫乘終。良之為良。始

終善愚人非自愚者也〔評〕此法巧者以爲便宜而其實拙極〇忽又爲王艮曲出其罪使艮聲價十倍高之爲魯仲連次之不失爲東方朔真可謂滑稽之雄矣然此說始於戰國而盛於晉放乎艮知之學士大夫胸中皆有一詭時玩世之意視天下事直行雲流水而禮法節義有所不必拘此其害有不可言者而天下皆以爲高其根中於人心者深文人尤難埽除也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節

〔蔡新宋文〕以爲世不可一日無君子故屈膝侯王之廷徐以大其功用以爲君子不可一日無世故伏處衡茅之下不妨心有變通〔評〕三代以下人物不離此意孔孟程朱與世儒爭毫釐之差正在此處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章

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節

此節只對定衍儀是妾婦之道。丈夫且不是，況大丈夫乎，意側在女子之嫁一截。丈夫之冠二句。帶來引起話頭，不卽對大丈夫言也。

依唯順也。節烈亦順也。只成得妾婦之道。夫子自凶也。妾婦而順道也。衍儀而亦如妾婦之順，不道也。故妾婦而順，或有合於大丈夫。衍儀而亦如妾婦之順，必見恥於妾婦。

居天下之廣居節

孫奏文論人必以天下爲重也**評**重在廣居正位大道六字。虛張天下，歷衍儀不倒也。只緣天下二字看在外面耳。

歸有光文以心而視心，則微末而有限，以心而宅仁，則博大而無方**評**廣居之理乃精，此是儒釋分界處。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章

首節

王庭文仕君子所有事也。及乎後世以富貴利達加之。非其質矣。

評周霄意中是仕。孟子口中亦是仕。然孟子已知周霄意中之仕。非孟子所爲仕。每從題前剔清。便有見識。然不由其道意。却又在下。孔子公明儀欲仕之急。註解未得。

曰士之失位也節

犧牲不成云云。只要點醒則亦二字。見得諸侯固宜耳。而惟士亦然。則士之失位也重矣。此是孟子借襯法。

曰士之仕也節

下一舍字。便知是向來有的。無一日不須。無一日不用。出疆之時。正賴此爲先資。豈爲是而反舍之耶。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章

曰子不通功易事節

於此有人焉五句只恢張其人之功以激起不得食句先王之道即上文舜受堯天下及下文爲仁義是也不單指孝弟而言

曰有人於此節

食志是彭更之逝辭非食志是彭更之敗闕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章

孟子曰湯居亳節

王者只爲義所以但望人好霸者只爲利所以但望人不好王者之於天下每遲遲而後得之霸者亦遲遲而後取之然王者之遲遲者冀人之悔也霸者之遲遲者益人之疾也後世人心與

三代懸絕。只在這些子。

征葛與伐夏。兩不相蒙。如文王伐密崇。豈為誅紂哉。艾千子文至謂欲伐夏而以葛為端。則不特伐夏為大逆。而征葛亦陰謀不道矣。文字何足重輕。秀才胸中所見如此。却害道不小也。

有攸不為臣東征節

陳際泰文 桀不登大亂之數。所以殺湯功也。兵未至而怨之。何如兵已至而迎之。故君釋湯而論武王之事。[illegible]何取悖謾之論。孟子兩兩引來。並無軒輊意。救民取殘。湯亦猶是也。

金聲文 末世用兵無術。故或用撻伐以張天威。或用撫綏以消逆萌。二者相持而不相通也。竊抑王者之征綏不兩持。直行其一致之用於天高地厚之中。[illegible]征以為綏。使人尚須一轉解說。此看得即征是綏。更道得聖人心事光明。儼用合一。可知後世經

濟事功。總只在功利上商量。與王政絕不相干。

其君子二句。是釋匪厥玄黃句。不是從新形容言君子小人所以如此者。以武王救民取殘之故。以起下四海望之對針齊楚惡伐。純要從君子小人看出救民取殘。不可從武王看到君子小人。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章

黄淳耀文 古之賢君。當其爲世子之時。而已近正士。聞正言。積漸久矣。故雖有小違。無難救也。今之人主。諭教既失於先時。聲色又親於臨政。此其視仁義禮樂。若天性本無之物。而重有所苦者。夫奪其所樂。進以所苦。而復取必於立談之閒。雖伊周之佐不能 **評** 三代後人主難與大有爲病根。只此數語。

首節

莊嶽之間。言齊人之衆處。非謂以地區也。

子謂薛居州節

王誰與爲不善。不善正對常時功利邪說言。

戴盈之曰什一章

首節

戴盈之曰四字。原只作一番好聽說話耳。

不已是本心。來年是名義。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節

唐順之文 損日攘而爲月攘。則鄉人孳生之計。其畜之也無窮。而在侵漁之圖。其取之也有限。**評** 通身坐在貨財裏面打算。分明是貪殘作用。却偏要妝扮多少善政條議名色。曰我愛民。千古小人經濟派頭如覩。

月是甚言其時之久。一是甚言其攻之少。如衡之有低昂。如車之
有軒輊。然任其低昂軒輊。而其間有半不可動者。一據字也。

如知其非義節

孟子下如知二字。謂盈之原不曾知也。什一去征說來一句。做時
須有幾許經營次第本末利弊在。盈之如何知得。不知而請輕
待耳。漢武吾欲云云。故是設語耳。

[illegible]誠思速已則必速言於王。以定國家之經制。修井田。平
市價。使大命足以相續。則橫斂雖去。而國儲富於今時矣。富於
今時。則橫斂之去者竟去矣。[illegible]此亦是添出議論。然本領甚大
眞儒者經世之道。去者竟去一語可悲。三代後講卹民之政。雖
善不可久。以其本領不是。不能復古法也。○義利不兩立。雖至
義之事。自計利者言之。義亦為利。如盈之之待來年。其不能速

已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來年亦不可已也。故孟子直折其隱謂其原未嘗知義。義只是當下有箇是非，使有箇可否斷決，豈有此半間不界，依違瞻戀之義哉。纔如此，便知其原在利上計較，不曾知義也。若知義，便不利也須速已，既決然速已，自然有已中商量經濟，如文中云云，此隨已而其事苟全而後已也。苟全而後已，即是利上計較，使有不全，也待來年矣。文於經濟本領極宏遠，而根源一針，尚有未淨盡處，此正永嘉之病也。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章

天下之生久矣節

治亂是說主持斡旋事，不是氣化上事。雖主持斡旋也是氣化，然聖賢不得已心事，正便是天地不得已心事，原不是兩件。若泛說氣化，則一治一亂，自是常理，不幾聖賢多事乎。此二氏之看

治亂自以爲横出豎出而不知其終不由治亂中正是不關治亂之一物耳故治亂雖平列聖賢心事只有一治這一治都在一亂中生出方見聖賢不得已用處

當堯之時節

此一亂與後來人事感召之亂不同

[illegible]後世之亂由人而其君自以爲天上世之亂由天而其君自以爲人[illegible]此其所以聖也

山川崩涸日月薄蝕若以數言之皆是定法常度耳然帝王正說不得定法常度以轉移氣數之責在帝王天人感應之繇在帝王予不得已無可推也彼必援引堯湯之水旱而謂天變不足畏者非愚卽誣凡小儒偶得曆占之術而未聞聖道鮮不墮此義也西人論戊寅熒惑守心謂當其留不以堯舜而避當其退

不以桀紂而廻。以故七政凌犯皆非災。一時士大夫皆喜其說

嗚呼。驗竟何如也。

使禹治之節

水由地中行二句。題面是從旣治水後見山高而水清。題意要從

未治水前。想手胼與足胝。纔與孟子好辨不得已之意互相發

明。且更知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先儒非妄語阿好也。

上句是槩說水無不治。次句乃指其最大難治者而言。人作一滾

說。便似江淮河漢由地中行矣

用力都在行字。水不行則不治。四者乃所行之大道也。水源於山

而歸於海。中間無行道則亂而不治。禹貢山曰自。海曰同。兩其

治法全在行道。所謂地中也。

水由地中行。聖賢經濟只平平地。與愚夫言。亦合了了。宜洪範九

疇之說，不見信于歐陽子也。

歐陽公不信洪範五行，只坐看道理粗淺耳。

堯舜既沒二節

【眾除暴姦】夏后之季，不啻大亂之數殺桀惡也。其殺桀惡所以甚商紂之殘，而大成周之伐也。【翻】如此則古今善惡但憑後人私心抑揚矣。抑且疑紂之惡未必甚矣。雖待人之論，不可訓也。【文】滅奄廉五十國於紂之後，而需之以時，所以明當時難易之勢。【翻】不是難易，義當然耳。【文】當時無周公武王不王矣。【翻】即無周公，當文武之德，亦不得不王。

問除湯放桀一案，而竟及武周，何也。輔慶源謂以類數至紂，而大亂無以復加。想見夏桀時，未必有飛廉等與虎豹犀象之害。此說亦似太泥。孟子約舉古今治亂之槩，不是定治亂之數，北于

此也只將從來變局各提其大者而言堯舜時天地之變舉禹三代時放伐之變舉周公春秋時道統之變舉孔子則言紂而桀在其中言武周而湯尹在其中不可因文有詳略而別生躋武周抑湯尹之論亦不可謂商周固一樣而為欲夸張武周故自置湯尹也看篇終敘羣聖之統又次湯尹文王而不及武周豈又殺武周之道哉

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詩人忠厚之至而其嫉惡也必如是而後快飛廉所以必驅之海隅而後戮之也

孔子懼作春秋節

無毀譽之直道即三代之行懼亂賊之取義即天子之事充類至義之盡理自如此非謂假天子之權以行其義也腐儒驚倒天子二字便道聖人正天下之僭竊豈身為僭竊之事直是痴人

夢中說夢也。

天子二字。非指其位。指其道也。

天子二字。原從作之君師說來。指有此位之道而言。非凡有其位者之天子也。凡有位之天子。不能有其事者多矣。權未嘗不在無其道也。春秋天子之事。爲其道在焉。未嘗侵其權也。况猶至義之盡耳。猶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豈儒不明大義。見天子二字。便震於權位。反謂孔子欲正人僭竊。豈有身爲僭竊以正人之理。其迂戾不通如是。豈足與論春秋聖人之義哉。

天子之事四字。只一公耳。凡人皆可取。特無孔子之聖耳。

從春秋硬裝凡例。配貼王者刑賞。皆啓後儒之繁。但則將無天子。有天子而無天子之事。孔子不得已。撥亂而返之治。功在此書。

看老泉春秋論。純是私意耳。

聖人作春秋。爲天地古今衛道計。而其事實與位違聖人誠有不得已焉者。非謂能諒此不得已者爲知我。不諒此不得已者爲罪我也。知我者亦罪我。罪我者亦知我。非謂分應此兩種人也。只春秋天子之事也一句內。知罪兩種道理並到。知我罪我。合下道理如此。聖人只在春秋上講。不管天下後世有此兩種人議論也。若爲天下後世人知罪我想。則似知我是而罪我非。聖知我而病罪我矣。不道聖人知罪二字。只作一例看。乃見天理人情之極至。

王者政敎號令。刑賞不行於天下。而有弑逆之亂。孔子作春秋。其所取義。皆王者政敎號令刑賞之道。使萬世皆知亂賊之不可爲。故爲一治道理本自分明。卽胡文定謂代天子行王法。有何不是。安得謂之僭竊。但胡傳中所指襃貶義例。當時孔子之取

義。未必盡然。惜無從考辨耳。若謂孔子毫無筆削襃貶。則仍是魯史之春秋。與乘與檮杌何異。又何足以見孔子之作。而爲一治哉。朱子曰。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所謂直書者。卽筆削襃貶也。非於直書之外。另有襃貶之說。字字有微詞隱義也。湛甘泉乃云。若筆之削之。烏在其爲魯史之文哉。吾則謂若無襃貶筆削。烏在其爲竊取之義哉。甘泉又云。竊取之意。存乎經傳以傳實經。斷案見矣。乃又云。左氏事實而未純。其餘皆臆說。然則三傳百家。既不可憑信。又何從觀傳以實經。而知聖人取義之旨乎。要之胡傳義例。固多牽彊未當。然其大義炳然。或悖乎聖人者亦尠矣。今以其小者而欲盡廢其大者。則其視春秋猶夫王介甫所謂斷爛朝報耳。况孟子引孔子知我罪我之言。正爲其取義皆天子之事也。不然。何罪之有。甘泉亦自知其說之不

通。而穿鑿遁詞。以為兩我字指天下後世之人讀春秋者若美我刺我。不知孔子當時。安得預料天下後世之人如此。且孔子曰三字。如何忽然接下天下後世人口氣。此細玩白文而其不通自見。亦不足與辨。近頗有宗傳其說以彈射先儒惑亂不小。故不可不辨。

聖王不作節

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此二句。乃楊墨所以盈天下之緣起也。諸侯不放恣。則處士不敢橫議。處士橫議。皆揣摩諸侯以行其私。有橫議。而諸侯之放恣益甚。夫然後楊墨得傲然立說而無所顧忌。其原皆始於無懼。無懼非無法也。無天也。孔孟之懼。畏天也。後世陸王之橫議。總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故懼之一字。卽千聖之心法。所以達天之本。

黄淳耀文 今之處士。未有能來脩砥礪者也。辨有口者倡之於前。愚無知者和之於後云云。評 今之奮然爭襲邪說者。皆坐愚無知耳。文 士習之與民風。共清濁者也。憑軾結靷之流。既日騰其口說。則列在四民者。亦必事雜言龐。退而趨禽獸之路。評 此佛教從而入中國也。文 自古極治之世。未嘗無亂人。惟立法以馭之。使無隕越而已。評 周法豈不善。只無王者作而行之耳。法固不足恃也。

黄[illegible]頂文 爲之和會者。曰楊墨之言。即堯舜禹與周公孔子之言云云。評 此即三教合一之說。王畿周汝登謂禪正是聖學也。文 楊之言刻而隘。墨之言變之以夸誕。其利則中於人心者尤深。故楊子之書不傳。而墨子獨傳。評 至理。故今日佛勝于老。○昔之異端易辨。顯在門外也。今則隱然伏門內。寇深矣。故辨之極難。

黃淳耀文 自古夷狄之亂中夏。與異端之亂正學。皆乘虛而入者也。評 原是一路香火。故佛教盛而中國衰。文 今天下從乎申子韓非之言者若而人。從乎孫武吳起之言者若而人。從乎蘇代陳軫張儀犀首之言者若而人。吾皆置不論。而申申于楊墨何也。諸子之學主乎功名。從之者多傾危刻薄之人。能欺人主。不能欺天下。故言未出口而是非已明。楊墨之言託乎道德。從之者多倜儻好奇之士。欺人主不足。而欺天下有餘。故身雖厄窮。而徒黨愈盛。然則亂今日之天下者。不在他氏。而在楊墨明矣。評 此一段議論精確明快。不僅作制藝看。能欺人主。不能欺天下。商鞅王安石所以易敗。從之者多倜儻云云。只看白沙陽明位下。儘多奇才異質。可惜壞却許多人。林文 助此攻彼。所攻者之名亦愈高。逃彼入此。所逃者之家終自若。就其更仆迭起反

若陰相羽翼于天地之間。【評】如金谿姚江亦詆禪，却正是助禪。【文】吾推其弊，一則至于無君，一則至于無父。【評】當下便是，不待推，不論其至。【文】夫無君無父，豈楊墨之初指哉。【評】初指便無君父，但詞飾耳。楊氏爲我，其初指但欲自利，即是無君，墨氏兼愛，其初指二本，即是無父，正謂他本原處無君無父耳，不是其道本善，而立說有病，流弊爲害也。且如佛教毀棄倫常，蕩滅禮法，眞無父無君之至，然其立說，何嘗不勸人爲善，勸人忠孝哉。以其勸人忠孝爲善之言，曰佛固未嘗不道，豈不爲其所欺，試思胥天下皈其教，豈復有君父哉。【文】昔者趙盾未嘗弒其君也，以不討賊之故，春秋斷而誅之曰趙盾弒其君，許世子未嘗弒其父也，以不嘗藥之故，春秋斷而誅之曰許世子弒其父，故夫楊墨雖無無君無父之心，而卒莫逃無君無父之罪。【評】引例不當。

趙盾許止迹當罪而情可原。楊墨則說似善而心必誅。正相反也。趙許之罪。正以人理責之。豈可以例禽獸之說哉。【文】嘗讀列子之書。而得所謂楊朱者。其言寔與老氏相根柢。老氏盛行秦漢間。雖君如文帝。相如曹參。而皆用其術。則猶之乎從楊朱也。孔墨並稱。迄兩漢皆然。韓愈力能排佛。而猶曰孔墨相用。不相用不足爲孔墨。則猶之乎從墨翟也。向微孟子辭而闢之。幾何而不以二子爲大聖人哉。【講】孟子闢後。今尚聒亂不已。近日頗攻及孟矣。【駁】至於楊墨既衰。而道釋兩家。又與儒者分三教矣。或曰。道近楊。釋近墨。然則楊墨至今存云。【評】不惟存而已。道近楊。釋近墨。猶是魏晉以前之釋道。晉以後道亦降釋。釋則兼楊墨。至臨濟出。幷兼後世之儒矣。故其術益巧而難破。白沙陽明天分儘高。尚爲所欺。何況後生。起處一段理明文暢。眞可不朽。

但所云欺人主不足。亦是魏晉以前之釋道。此後人主。但有信釋道。無信儒者矣。

吾爲此懼節

陳際泰文 聖人之道。惟其辨之而無窮。攻之而無間。辨之而有窮。攻之而有間。則是不足以爲道。評如此入手。是辨兩家道術勝負而說。不是吾爲此懼落脉。况聖道不是與異端論有窮無窮。有間無間者。且如此說。亦不勞孟子閑得矣。看率獸食人。落吾爲此懼。何等亂害。却只如此寬閒爭較。又吾懼夫先聖之義。先聖之仁。浸毀於楊墨之說。而天下遂至於無君無父也。從而閑之。評吾爲此懼。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非爲聖人之道懼也。閑先聖之道。乃所以治此懼者。故兩句必須截講。混併不得。吾爲此懼四字。是孟子不得已好辨根由。須承上文來重發。見天下

大亂大治。關係重大。若止與楊墨爭攻守勝負。以見吾道之正。便不成說話矣。文以先聖之道示人。則其宏大精密者。雖中智未能相承。而專明楊墨之無父無君。則其禍深創巨者。即庸衆皆知所避。評此先聖之道。即指君臣父子之大道。明楊墨之無父無君。即其宏大精密者。不得說做兩橛。看聖人有藏頭露尾之智術也。

自孔子以下。以布衣任治亂之統。與上王佐得位行事者不同。故有東遷之亂。則孔子懼而作春秋。有戰國之亂。則孟子懼而闢楊墨。皆所謂不得已。故懼。吾爲此懼四字。與孔子懼三字相應正見其心法之一。此句最重。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節

此節是總上起下過遞語。從新鋪衍張皇便失語氣。

三聖人不得已之心之事。上文已一一詳列。此節再總敘一遍。正爲我亦欲正人心句作引子耳。

前面分列各節。此只總敘大意。以起我亦欲句。昔者二字。緊對我亦二字。不是憑空追敘也。

三聖事功。已分列上文。自昔者禹抑洪水至周公所膺也。總敘作過文。專爲我亦欲節。

陳子龍文 亂賊之人。其心甚怯。衆人譽之。則加勇焉。一人斥之。則或懼焉。故譽亂賊者。言雖甚微。其罪可誅。斥亂賊者。事雖無益其功可旌。文舉雖死。而操不身篡。子雲一頌。而莽益自信。彼文舉猶若是也。而況於孔子耶。**評** 千古至論。儒者布衣。而足以持三綱九法之大。頼有此義耳。春秋綱目。何益於當時。而萬世亂賊懼矣。

匹夫有何權空言有何益然畢竟亂賊懸他此非匹夫空言之足懼天地之大義存焉爾春秋以後亂賊之局變則其義亦變賴朱子起而辨之而大義更明然至今攻詆朱子創立邪說者不少彼攻詆者皆懼朱子者也綱目以後天下之局大變而義不明者又誰爲之閑距乎

或云自秦以後篡弑少矣以君尊臣卑故也余謂此論大謬春秋侯國多故篡弑多周天子未嘗遭變故也

我亦欲正人心節

我亦欲三字直貫下三句正人心三句中又特重

亦字前有羣聖人在亦欲二字極自任極懇切俗腕用柔腔臭娜故作謙虛旣失好辨指歸亦非巖巖氣象此最是今人心術間病不可不講明也

不好辨而辨爲不得已不得已爲闢邪闢邪爲我適當其時我當其時爲三聖之統在是步步趕到盡處只有我亦欲三字是眞精神不得已三字原從好辨中逼拶出來

陳子龍文夫與人言者就其說而窮之不足以服人**評**孟子正人心亦只就楊墨之說窮之耳**文**惟破其所恃而使之索然無以自立於天下**評**楊墨至今種類未斷立於天下只是賴孟子一辨人心畢竟正也**文**人心之邪也有漸楊墨乘運而起日消其善以入於不正之域而人始爲其所用也**評**如新會姚江亦運氣所關也不是要用他只是人心都禽獸耳**文**大道日非化爲殘賊驟以其說加人不能奪其所好而從於我明以其教相告不能捐其所習而游於度云云**評**孟子正以說加人教相告爲正人心法也對針楊墨之充塞仁義根承閑先聖之道距楊

墨。方是正人心本義。此都落寬泛去。孟子之好辯。即所以正人心。非謂先正人心。而後可使從吾說也。孟子何嘗別有正人心事功。當時人心亦何嘗便正。而人皆為孟子用乎。只是能言距楊墨。便是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都在這裏直至吾輩今日。猶得執以辨異端之非。可知吾欲正人心。非虛言也。

不得已。直從我字貫來。

歸有光文 天之愛人也至矣。云云 **評** 從天字看出不得已。是聖賢命根。

能言距楊墨者節

黃淳耀文 任天下之大事者不可以多人。多人則謀不決。羣天下之後學以與楊墨角。勢必不勝。**評** 只是無此事耳。果羣天下之

後學攻楊墨則已大治。豈特勝哉。此與軍國事權不同。多人愈好。只是不能得耳。總不是此一家說話。此是作用權術事矣。【文】不爲三聖人之徒也者。是卽爲楊墨之徒也者。不距楊墨之徒也者。是卽不爲三聖人之徒也者。【許】逼擬得盡。可知此間無參和中立處。凡爲參和中立。卽邪說之尤巧者。【文】雖家蔑典法。人扇澆訛。而有一二人者言之於前。又有一二人者言之於後。天命豈遂殆哉。吾道豈遂困哉。【許】吾輩於此緊著力。正好獨立而不懼。

人心之必須正。楊墨之必當距。此是生民天理上事。非儒者自爲其教與廢。自欲成就事功也。故纔著些作用權術。與矜張意氣。便不是聖賢意旨。學者須細辨此義。

【韓炎文】亂之之端。至橫議而極。盖其人。始亦若有意乎天下之人

心而爲之說而其禍遂中於天下之人心而不可知【評】象山新建之學淪入人骨髓遂令今日講學人皆其蝗蝻也可歎可歎【文】唐虞以前世尚無文章之患乃禹功既遠而邪說一作周道既湮而邪說又一作久矣夫邪說之爲禍漸也【評】須知後之一作其說更精於前之一作今日又可覩矣【文】商周之際世已多著述之才然猶不名一家而楊墨乃顯出其書不爭角立而楊學乃各持其勝甚矣夫邪說之爲禍熾也【評】異端之說古粗而今精其爲吾道之害古遠而今近周衰邪說必是最粗至楊墨則已精至老莊則又精然其言尚有崖略至釋氏直指人心則彌近理而不可捉摸其說尤精矣然楊墨老釋猶各成一家至陸象山則陽儒陰釋更難識破然索性決裂到底至陽明出則變幻權譎晚年定論又包羅活蛻於朱陸之間矣譬之劫賊始

猶持挺而來。容易辨識。今則巾襴矣。始猶自門外入。尚可防禦。今更屋裏人矣。近來多講朱子之學。於立身行己。未必得朱子之真。其處有甚焉者。開堂說法。未開口時。先已不是。又何論其講義語錄哉。故今日學人。當於立身行己上定箇根脚。與師友寔下爲己工夫。窮村之士便不可講。有用世之志者。便不必講。不開講。還全得箇我字。一講。則我便是邪說。我便是詖行。我便是淫辭。更誰息誰距誰放耶。此理亦易明。不然。妄倡妄和。毫無當於朱子之學。而他日爲朱子之學者。未必不反爲所累。同志者試審思吾言而共誌之。

臣章曰陳仲子豈不成廉士哉章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節

他日歸。要看得極平常。不要看得太深刻。蓋歸固仲子之至情。特

以仲子　充之。當不如是耳。

與之是母。食之是仲。

是鶃鶃句之根。在顰蹙句。惡用鶃鶃。是窮酸傲氣語。說時。仲子與

聞其兄慽恨。是鶃鶃之肉。是富貴報復語。說時。其兄嬉笑。仲子

憤激。

以母則不食節

充不去。正在則食則居耳。使仲子反而求之。亦應不得苦心。

仲子非不欲充其類也。不能耳。若充之。必將不食不居。故曰蚓而

後可。

是不能充。非不充。

就不能充類之中。便有多少悖行逆德出來。非剏論也。

呂子評語正編卷二十九終

孟子離婁上

孟子曰離婁之明章

黃淳耀文將至戰國。先王之遺風餘烈。掃地盡矣。其上有剛毅戾深之君。其下有阿諛順指之臣。相與蕩滅古法。而放意於兵爭之間。孟子逆知其後之無所底也。亡逑唐虞。下推三代。以待君臣相得之朝。講求其法。而措之天下。評惜乎溥溪諸公。徒爲朱子後人。而不能有所建樹也。

首節

人謂任心者逸。講求法度者勞。不知其說正與聖賢之說相反。人心雖至明。亦止一人之明。若法度則自從前許多聖人積趱下來。以一人而較多人之智。以未經歷人而較已過來人之智。其

勞逸可不辨而明也。良知家欲奮其私智。而廢從古聖人之道。謂周公制作。堯舜何不先爲。而待周公。必遇其時。方有其事。故但須心明。不須講求。不知周公若不曾講求堯舜之道。雖遇其時。心仍不明。如何制作。故夫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周公之逸於制作者。正以其能監前古也。黃老清淨。與良知家惡講求。俱是棄逸而取勞。其所爲皆苟簡滅裂。而釀亂無窮。安能治天下哉。

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節

陳際泰文云云**評**法字即指仁政。此竟作刑法之法。謬甚矣。且此節承上文起下兩節意。重在仁政一邊。故下句與上句有賓主欹側之勢。呆講亦失語意。

詩云不愆不忘節

此節只是愆忘行先王之政。重在遵字。

法之當遵。上下文說。講此節只重遵字。引詩正取不愆忘以決遵

之必無過耳。

下節方說先王之法之善。此只決遵法之必無過耳。當時說士力

破王政以爲必不可行。如今人謂封建井田必不可復。猶是戰

國學術。故孟子先破此說。此節重遵字。遵字從彼意中看出。須

在遵後言。不是遵字前議論也。

過字帖愆忘說。

　聖人旣竭目力節

評家謂三段實有賓主。吾則以爲不然。三者有大小。非賓主也。看

註中耳目心思未嘗分別。故慶源謂皆聖人所作。故作一統說

也。仁覆天下。亦包聯其用不窮。總是此節只重制爲法度耳。

政便是聖人心思。以有不忍人三字在也。聖人心思之既竭。亦何從見之。只就政之委曲詳盡處。可以使千萬世見其心思。此正是繼字之妙。不是竭了後纔去繼。繼政外別有箇聖人心思也。仁覆天下。註補及後世三字。其義乃圓。而於上下文尤緊。人謂語意直當法聖人。然上節已過。下節尚虛。若複上節。便侵下也。只說聖人立法之善。而後人當法已在言下。

詩云天之方蹶二節

此二節。總是泄泄之臣。無往而可。無時而可。無人而可。上截是士大夫之箴規。其詞不堪之甚。下截是里閈之笑罵。其詞更不堪之甚。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節

古人所抱之道大。故視天下無不可為之世。無不可為之君。孔流

栖栖皇皇。似與後世衒鬻者同。然其道斷不可貶。故所如不合。若可貶即非道也。後世人臣。本自無道。但從利祿起見。安得不爲諂媚之言。諂媚似乎極恭。不知其下者欺罔行私。其上者以智術相籠絡。正不恭之甚者也。後人妄論伊川之折柳問疾。考亭之誠意正心。爲迂濶不善進說。此是諂媚不恭議論耳。

朱子謂陳善閉邪。即是做那責難底工夫。故就上句中緊一步說是正解

此句所重在閉邪。然不知閉之之道。則矯拂而不入。故必開陳善道以曉之。則邪不難閉矣。

此兩句。只是恭敬兩字落得好。若只云謂之忠。則便不見斯義也。

孟子曰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哲宗戲折柳枝。伊川謂方春發生。不

可無故摧折。正合孟子之意。溫公聞之不悅。豈可便謂之不忠。若於恭敬兩字分量。則煞有未盡。在劉安世之徒。老大以爲不然。至蘇氏則竟成嘲謔矣。古義不明。可勝三歎。然今日朋友間。也只講得容悅一法。所云責難陳善閉邪者。或未之見。萬一有之。大爲迂怪。而又何君臣之云乎。

【講義說】尊主卑臣之說。亦後世以勢位言之。而非其誼也。【評】自秦以後。君臣一倫未嘗正。故其治亦卑。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章

首節

【講有說】性學不明於天下。天下之望聖人也過高。而其自待也過卑。而不知其道之所至。不可易也。【評】古今病根坐此。

至字作極字解。不作到字解。惟規矩爲方員之極。故天下方員稍

有未盡、將規矩一照、便見規矩立於此。天下許多方員必須從此做出。若云已至、未至、能至、可至。則是規矩下別有許多方員式樣矣。

至字訓極字。不可作到字解。若云凡人不至、而聖人獨至。聖人既至則凡人可至。皆隔鞾爬搔也。

至字該法字。其中變化無窮。

聖人原不爲人法、而然、而人之法已盡。

後世人倫、都傍聖人至處辨別出來。

知有至。然後能法。不知至、便下達無底。

至之道日在目前。人自不由也。

人之不求人理。大都云聖人不可學而至。及其論爲人也、則又未立而講權。未正直而講圓通變化、又似滿街都是聖人、則是任

其意爲方圓無非規矩也可乎。故天下不方圓之物。定畏規矩。
敎人倫之人。定畏聖人。從畏生道。從道生僞。總不出孟子自暴
自棄兩病。然兩病又只一病。惟其自棄耳。如程子張子從小便
道聖人可學。是甚志識。
楊以任文云云。陳邀識其通篇立論。俱從家庭說起。與下文君
臣有碍不知人倫二字。原是通說說人倫必從家庭起。亦聖賢
不易之理。到下文只就人倫中提出君臣說。亦初無妨碍。豈必
因下說君臣。而此句中亦删却四倫耶。最是不通之論。
欲爲君盡君道節
有堯舜而道之至乃見堯舜者。至道之體質也。
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而已矣者。再無別樣也。亦無無所不盡也。只
這些子也毫釐千里也。

非舜事堯之道。分毫不可假借貶損。是舜事堯之道其間正多變動神明。兩邊夾來。法字之理乃盡。不敬二字。自庸臣至奸佞。到此二字。都無辨處。[illegible]士生後世。而擬事君之心。則凡古之名臣賢佐。其可法者亦多矣。然苟不求乎至而得其一偏。皆所挾之謬也。[illegible]如是識方與上至字相照。今日人品卑下。大都謂古人可法者多。何必出於聖賢一路。只此說一誤。墮落無底之淵耳。[illegible]人臣之事君也。莫患於有差等之心於君。而易其當然之所由。[illegible]此義極是。孟子非仁義不陳齊人所以莫如其敬王也。[illegible]相其君而代其位。舜之事堯。烏可法也。[illegible]何必說到此。果然是舜之所以事君而堯禪之。又何不可法。但背不等非其人耳。[illegible]必堯而後事。則桀紂無臣。必舜而後可。則伊周無君。故夫法古人者。得其心

之所在而已。【語】未說定法。先講活法。然則堯舜不但不足法。直
爲害於天下後世矣。欲爲臣盡臣道。舜之所以事君。方爲臣道
之至。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此所謂以舜之
所以事堯事君也。語脈有道字。便有多少義理事件。試看舜徽庸
時。五典克從。百揆時敘。四門穆穆。烈風雷雨勿迷。主祭而百神
享。主事而事治。百姓安。察齊璣象。時巡羣后。任用禹稷諸臣。多
少平成事理。皆所謂盡臣道也。乃所謂當法者也。若謂不必論
其事而即論其心。則何必以舜爲至而法之哉。或曰。照下文仁
與不仁。似論心亦是。曰。注云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
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語以盡道不盡道分仁不仁。不
以仁不仁分法堯舜不法堯舜也。故重言心而輕視道。便成顛
倒謬誤。便失孟子本旨。人倫日用。必皆求止至善。孟子所以道

性善。而稱人皆可爲堯舜。未嘗放縣一活路。令人可以假借亂

行亂走也。只是後人自畫定。不能居仁由義。妄謂堯舜不可再。

只要得其心。心是無形無據底。如何去法。徒借此說以自便其

私。總由一點自棄之心。以遂自暴之論。學者所當深戒也。

孔子曰道二節

【觀察案文】爲君者必如堯而後可。稍不如堯。而將降爲暴君。爲臣者必如舜而後可。稍不如舜。而將降爲賊臣。則無以處乎湯武而又有以開乎不肖。是固便於天下之爲私者也。【評】必求如堯舜。乃能爲湯武。如公言。乃便於天下之爲私者耳。孟子言必稱堯舜。謂人皆可爲。過接到至處。不肯開方便法門。故引孔子道二之言。正言不爲堯舜。即爲幽厲。中間更無別路。如大士言。則道三矣。總爲後世庸劣者尋出路。將不甚而身危國削者。賢於

暴之甚者耶。凡此等見識。即是孔孟門下罪人。學者不可不辨。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章

行有不得者節

艾千子謂其身正進一步說。方得註中自治益詳意。不知自治益詳。乃指皆反求諸己句。非另有正身之功。即所謂皆反求諸已。亦即在前節說到盡處耳。非謂仁知禮之反猶區區。而此更進一步也。

人見天下歸。與配命多福數字。局而唐皇。便欲鋪揚盛大以爲冠冕。此乞兒望門喝采。不知門裏人事者也。其身正。即在反求內。天下歸。即在身正內。節節要倒縮上去。方得立言之意。其身正三字當重讀。是重難語。下半句當急讀。是找足語。此而字轉與他處不同。是歸併上半語。

天下歸三字。雖受張皇。然非題意所重也只在反求中深勘一步取正字。則天下歸。亦只於人親人治人答中。考實一層耳。引詩不重禍福。亦只取自求二字。而帶証天下歸。原繳親治答三字也。

詩云永言配命節

引詩重自求。不重永言。

命禍福卽在反求處。

須見禍命之原。反求自得。不是歆動語。

孟子曰人有恒言章

此是孟子得曾子大學眞傳。借恒言發明。其本領極大其用意深切著明。

恒言本無此義。孟子借作箇題目耳。

三句魚貫而下。身字本粘定家說。但一氣讀看。則壹是皆以身爲本意。隱然言下。

孟子曰爲政不難章

【實際義文】內行淳備。有以陰開其天而塞其口。舉措得宜。有以深折其氣而服其心。而後一國與天下。從風而靡。而後人主之德教順流而下。【評】孟子但言爲政機勢所及如此。原重在巨室不得罪三字中。固有本領意。卻在言外。文能補出本領固善。今欲中已意。反將孟子主意抹撥。以巨室一國天下一例鋪敍。卻不可也。

自巨室之國。一國之天下。其中次第。各有實際。方到得溢乎四海。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章

首節

孟子德力皆天之說極精天有理有氣有道之相役天之常理也無道而順强大天之氣運也天心固以理爲主然有道無道是在人爲人失其職天亦無如之何但存氣運之治亂而已看三代以後天下之存亡皆以强弱大小爲斷可見孟子之說精不然則三代以下無天矣若謂强大相役便是天理此却不然朱子所以辨同甫漢唐之論也

[illegible]天之道主於扶德而已隨其世之有道無道展轉屬之未有易也已是故有時而行正道有時而行權道行正道則專屬於賢德行權道則若附於强大夫天豈亦畏强大者哉其能爲强大者必其小能自立者也不然亦其先世少有功德者也世無大德大賢則小德小賢亦能成其强大天意亦徘徊附之而其人亦遂能制小弱存亡之命評至理方見二者皆天之義

從後世功利眼中看來，只有小役大弱役強，信有道之天不過從腐儒眼中看來，只有小德小賢役大德大賢，又信無道時亦天也之說，不過讀此文一過，便兩家胸膽眼孔皆為之一開。

天下有道兩役字，與下役字不同。

今也小國師大國節

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不是訶其不受命，正訶其為弟子。不是怪他恥，正是怪他師，正是怪他失所恥，正是要他知所恥。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節

羅萬藻文云云 評 大意歸重德賢是矣，然所以重德賢者，以其仁也，師文王者，行仁政也，若陰謀柔節以圖大，仍是師大國，仍是無道天下之講究，正與下文兩節意反矣，當時文人胸中，只有一副功利作用見識，於仁字毫無把柄，故其病每爾耳，然其謬

總從史家陰行善錯解來。

詩云商之孫子節

頂際奏斷善取天下者。有所以屈人。而非力也。善失天下者。有所以予人。而非弱也。仁不可爲衆。孔子蓋爲周尊。而又爲商解也。

評三代前總未嘗有謀取天下之事。歸仁去不仁。自是定理。聖賢去就予奪。皆以仁爲斷。非謂勢不得已而從之也。如斯文將曹瞞當文王。馮道當微箕乎。臥子稱其胸有全史。每能以古証今。不如其熟於後世之史。而闇於聖人之經。反以今誣古。此凡爲史學之大患也。

此章原爲當時諸侯恥見役而不能自爲強弱言。故無敵二字。須指侯國講。不指民下歸往也。國君天下之辨。正爲此耳。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章

首節

聚欲勿施惡即仁也。須說得醇細。不可入雜虛作用。

玩爾也二字。有惟其如此。但要如此。必須如此之意。

民之歸仁也節

首節是上感下。此是下應上。說應。正所以滿足感下之理。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章

仁人之安宅也節

【楊以任文】仁有時窮君子之心。有義扶之而起。【註】將義合仁字。是作者發明。非題之本義。且仁與義同生並有。非仁窮而義出。亦非用義以制仁也。故要合仁字發明。須見得理一分殊之旨。【語】義之於君臣也云云。【註】五倫中固分仁義。然此義字。却指心性日用之全理所以流行於人物間者。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章

此章有主天下人說者。有主爲天下人說者。當如何。曰。讀白文自見。曰求遠求難。明對當時邪說功利諸家。舍却根本言道言事。故特地指醒箇目前現成道理與他看耳。全旨自當主立教擇術者言。不是家喻戶曉也。但末句却就天下人身上看。正見道理只得如此。故立教擇術。更無事外求耳。若末句責重爲天下人身上。要到得人人親親長長。又多轉折。反失却指點邇易語氣矣。

上二句是喚醒他歧途。末句是指示他寔地。指示正所以喚醒也。

求遠求難。孟子明有所指。非文法泛言也。

親親長長而天下平。是就現成本然之理示人擇術。不事他求耳。

若要到人人親親長長。又須有使之道理在。但此章只重指點

知所求處。故不重此義。然大旨責在主教倡治之人。則補此義更爲圓滿。

此只在道理上說。不在功效上說。若說功效。則到人人親親長長。豈是容易。有一人不親親長長。不可爲平。堯舜猶病。是反成遠難矣。蓋邇易二字。專就求遠求難者言。堯舜之道人皆可爲。不可求差了。自走遠難耳。不是說親親長長。毫不費工夫也。

帝王制度文爲。都只是親親長長中條目耳。

人人便是天下。親其親長其長便是平。只就上面分出箇景象名目來。絕非兩層。方見得最邇最易。而字是直指語。非轉關語。亦非推一步語也。

末句只就上文點寔兩在字。以示人知所求。正要說得極邇極易。一修張天下平。便覿面千里。

天下平。只在擇術正立說。

天下平。正見尊王斥伯。復三代仁天下本旨。

親親長長天下平。此理直至今日不易。也直至今日無人信及。玩全節語氣。於此句下應有然則何不求邇易而求諸遠難哉之意。然白文却只此縮住。令人自悟。千載下猶若見其當前指點是孟子文章之妙。

陳際泰文 玄寂之學。其道使人離而親戚去而君臣。不復知有人倫之樂。此爲平天下者之害一。評 明切。足破老莊之害。文 刑名之學。其法使人生之隘陋用之酷烈。將盡喪其樂生之心。此其爲平天下之害二。評 漢唐以後經濟。只在這條內修改妝扮耳。然要知此一害。原從前一害生來。文 黜異端之學。以其道不可以平天下也。陳臥子 儒者之攻異端。愼莫以其精者與之爭勝

而已。蓋其精者或有非吾儒之所及。而其粗者亦卒無以易吾儒也。佛老之興。皆始於士大夫好言性命之學耳。此即孟氏近邇之說乎。昌黎原道諸篇。子瞻指爲慕其說而不知其味。此確論也。然聖賢之道。使人人能慕其說而爲其行足矣。又何用知其味乎。

評 讀大士文及臥子評語。可知一時士大夫。其惑溺於佛老者甚深錮。而聖人之道不明久矣。方以精者遜佛老。而自處於粗。謂彼之精。非吾儒所及。但不可以平天下。吾之粗。僅可以處家國天下。而不足與爭性命之學。其迷謬如此。則固已屈膝乞命於其庭矣。而又曰吾儒也。例當與之强辨。則辨其不可以平天下而已。上自天子。下至公卿士庶。無不以人道爲不得已之俗緣。而別有一明心性離生死轉禍福之妙道。視爲極至。惜爲俗緣所累。不得而究也。嗚呼。其亦勿思甚矣。聖人之道。其

所以能平天下者。惟其窮理盡性至命之至精也。異端之所以不可以平天下者。正其不精於性命之學也。秀才未嘗明聖人之道。其胸中所見。更出異端之下。而又冒儒以闢釋。則其為闢也。適助之焰而已。如大士队子者。謂之秀才則可。謂之儒固未可也。秀才者。異端之下嗣也。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章

徐闇公 前敘後斷。此定體也。評 原不是前敘後斷體。孟子述為已論。未嘗稱引孔子而後斷之也。誠之改為思誠。固非異義。亦非敘非斷。此與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相似。不是稱說卦象也

首節

此節從事勢挨推。有此節次。到誠身。則順親信友獲上並無節次。要之誠身原不為順信獲而後誠之也。聖賢從人情物理指點

出歸根用力處須如此分明耳。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節

只是一箇道理就人身看著人身看。有此各樣耳。因人人不能完得此理在人身上難見故另提出說。及至人完得此理時原不曾另有一件。雖聖人亦未嘗有毫末之加也。離人身看只有理。著人身看只有心。然心不即是理。故必能思而後理得。思是人。誠仍是天。原無二道也。從思誠至至誠。是以人合天工夫。從至誠觀感動。是以人合天功用。惟同此天。故思誠者無不至。惟同此天故至誠便能動。

孟子只換得一思字。將中庸博學之節。已槩括在內。蓋明善乃思誠之本也。於思字中補出明善工夫。方得微義。

人但知思誠即天道之誠。謂上句合此句。不知得天道者亦必思

誠却是此句合上句。須見兩句分不得處。

至誠而不動者節

中庸天人後而分說開去。其合處互見故中庸至誠。專就天道邊說多。此處不分天人即接至誠二字。是即思誠以極其誠出入以合天如中庸致曲節之至誠也。中庸至字不說功夫此至字兼功夫說。

陳子龍文 誠之用大矣 評 道著用便不是 文 能以誠動物。則天下之人皆可爲我用。評 爲甚要天下人爲我用。至誠自然動物。非欲動物而思誠也。說到要人爲我用。更不是。文 萬物莫不以情相感。而世之處平時者。以爲儀文禮節之間至矣。此甚非也。評 儀文禮節。亦誠之道也。公自看壞一邊耳。文 世有屈平之流。蘇公伯奇之輩。所仰天而疾首者。而聖賢未以誠許之。則君子之

所自勉者槩可知已【論】可知誠字不是粗淺語至誠根明善誠身來有多少工夫火候全體大用學問不是一眞心便了也此但作眞心兩字看故議論見解皆極粗眞心感人雖尋常忠厚人亦有之非至誠之動也

孟子曰伯夷避紂章

二老者節

有仁天下之心有治天下之學有超越天下之才識有歷練天下之精神方承當得天下之大老五字

英才與老成皆不能及此之謂大老

天下之父從天下之大老來大老名德之盛民望所歸故如父之統子而大老之歸又從文德之至皆天理無私自然感化上率非後世養賢國人杖策從王之比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章

故善戰者服上刑節

天將開治。必以殺戮靖亂。殺戮必假手於殘暴之人。凡猛將謀士。皆天所用。亦皆天所必誅。故往往開國功臣。不能善終者。人多歸過人主猜忌。不能保全。實則其道有足自取者。亦天理之所必然也。惜此輩不知耳。若諸葛武侯郭汾陽曹武惠。雖善戰其知免矣。爲將者何可不讀書。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章

[illegible]潤將之主。不尚恭儉。度大之君。不急纖朴。必不得已而出於恭儉。而猶僞詐以欺世云云。[illegible]此論悖矣。孟子要眞恭儉豈抹摋恭儉哉。看對滕文言爲國。首及賢君必恭儉。後列仁政。恭儉爲仁政之本。豈小德哉。恭儉二字看得輕小。即與孟子所

見成底件，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章

首節

雖授受而不親，不是不授受。

曰天下溺節

不援處，正是以道。發明不援，正發明以道。以道二字方見的切，所以不援，即是以道。惟其以道，故人見謂不援耳。以道不援作兩層說，便隔。

孟子曰事孰為大章

首節

不失能事，不是兩件。

孰不為事節

評家謂此節只申明上文大字意。似矣。而未盡其解。大字只講包括本字。纔推究其實。正是所以大處。若仍在事親守身上鋪張。既複衍無味。亦失其義矣。今在事親守身。推究到凡爲事凡爲守者。無不實無不盡。中間次第精密周通。方得本字之義。本對末而言。由本至末。中間正有條理。

曾子養曾晳節

若不見得狂士之志。則曾子之必曰有。亦止在口體上事。惟爲得曾晳志出。而後曾子之所養乃見。而曾子此一答之志亦見。

黄淳耀文 有酒肉之時則誠有。無酒肉之時則誠無。是曾元而已矣。評 若然則將以復進句爲剩語矣。養志養口體下面批斷甚明。養口體亦庸俗之孝耳。原不曾說壞曾元。今欲於上面周旋曾元一番。并謂曰無有亦是誠信。此却太過。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節

可者僅可之詞。孝到十分。只盡已分內事。纔少一分。便是不盡分耳。細心體貼程子之意。方知可也兩字。極下得穩。

異端毀性滅親。而曰超度爲孝。俗儒絕養奪情。而曰顯揚爲孝。人類幾何而不滅也。

今人輒以貧無以養爲辭。反責望於遺貲。是父母當自養。幷當養子孫也。異哉。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章

君心之非。所以爲適間者也。格君心之非。所以治人政者也。

格君心之非。有正己本領在。

格字。有本領。有風裁。有作用。

格字有本有用。德盛而自化。本也。知微而潛移。用也。人多說得一

邉耳。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章

非孟子達於事情。不能爲是言。

說到此等處。於人情物理之變。無微不矚。可知聖賢煞曾體究來。只是照管自己。機至自化。不若庸人以機生機耳。若謂聖賢不知世間有機事。是以愚視聖賢也。

註中脩己觀人。補出言外大意。見孟子此章用處。非僅作一番不平慨歎也。二義中又脩己爲重。

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毀之。則自以爲不足。近日奔競之徒不足言。卽自號名宿。闃然有聲於時者。大槩不出此語。豈特凡人。直顚倒於下流之毀譽耳。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章

陳子龍文既曰師矣。則必羞言學。評凡爲學究先生及諸藝術之師。皆犯此病。故其道不高。復得浮譽爲名士者亦然。文好爲人師者。果操何術哉。始於立異以示奇。而終於作僞以欺世云云。評語倒。始於作僞。故立異示奇耳。文今曰人師。必有一定之軌矣。行止必相隨。步趨必相倣。非惟人厭之。其徒亦必厭之。而無如有師之號也。即稍有自見。必無大功。評古聖人教人。亦必有一定之軌。此惑於良知家言。譏侮儒先。即前所云立異倡教玄虛誕妄者。大樽亦不自知耳。文終日危坐而不言。終身整容而不笑。此非惟人苦之。在己亦必自苦之。而無奈好師之名也。即行已無玷。亦非俊士。評終日危坐整容。如此師世亦少。有但見一輩顛狂耳。此東坡侮程子。而朱子亦謂必被他無禮者。行已無玷。尚非俊士。將以無賴不檢者當之乎。文羣相倡和以惑當

時反以天下通明俊偉之流。爲未聞道而輕之【評】都是良知家罵程朱之說。【文】高自位置。以疑學者。反以古人風雅史傳之作。爲不務本而黜之【評】此東坡水心等詆程朱之說。袁黃李贄之所宗也。【文】原其始不過借以爲名高耳。而人主者多厭而遠之。惟其遠之而無聊也。故益自迂僻。立徒黨以自慰【評】將以孔文仲韓侂胄爲正論耶。此章孟子欲學者不自足而求進。然後可以爲聖賢。盡人道。若妄爲人師。則志氣浮躁而滿假淺陋。不復可以成人。故曰人之患。爲人之自爲計。非指數人師之弊也。或借題抒寫師弊。自作一則快談。亦文人出奇處。亦當依傍正學。未嘗不可成名論。不當佐邪說而訶詆儒先也。即言人師之患。亦虛玄畸異之患深。而學究訓詁之患淺。人師講學。亦以陽儒陰釋。非毀禮法。而猖狂無忌之患大。而拘牽末節。修飭儀容。而

中無實得之患。小。先王設教。必以禮儀規範。謂禮儀規範必本忠信實德則可。不可謂去禮儀規範而專求忠信實德也。況其所求並非忠信實德乎。試看程朱之後。雖數傳失其指。然其淵源授受。直至宋景濂方希直。雖不能大有所爲。而卓然尚有可觀。靖難殺戮後。此學方絕耳。若陸子靜一傳而門人罵坐打人傳子淵以失心死矣。王伯安一再傳而門人狂悖無行。顏鈞以詐財發獄。梁汝元以不軌捕斃。李贄以左道伏法矣。此其爲天下後世之大患。不昭然可鑒耶。而臥子猶祖述其旨。公然見之制義。亦可怪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章

樂正子見孟子節

從子敖後去見孟子。必有多少不安處。正要從見時體勘出來方

覺孟子一喝。令人自發猛省。

須見責之正是厚處。

子亦來見我乎。突如一語。撲頭不着。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是撲頭不着語。是自信不差語。

一樣昔者兩字。樂正子數來極近。孟子數來極久。

孟子謂樂正子章

人謂徒餔啜也四字難當。吾謂只子之從於子敖來一句已難當矣。

錢禧文 正子不必有餔啜之意。則徒餔啜而已矣。評 徒字妙義要之徒便不可。況今之束薦引。說事過錢。爲子弟營進。不止于徒者耶。文 學古之道而以餔啜。是以古之道餔啜也。遠之則爲先聖淵源之玷。而近之則爲師門禮義之羞。評 諂事侯門。講學之

徒其間頗有未嘗傳習於先輩君子而假借名號且以媚大官者對此能無愧耶【又】然則士大夫學古之志可不堅乎【語】也須學得正徒古不濟事

孟子曰仁之實章

朱子謂此實字是華實之實蓋五者之用最廣惟此爲之實先立乎此而後其光華枝葉有以發見極其盛即有子本立道生之意也以名字翻實字者誤

實字是根本義不是該盡義

實字只作本字解非與仁義作對待說若以名字文字等翻剔便似仁義假而事親從兄眞其害道不淺

五件道理極廣闊然其實在此

天下道理無不根原于孝弟此五段所同也然其實只有上二段

下三段又因上二段生出。故曰知斯二者云云。下三段正所以完全上二段者也。粗心人泛看。只是仁義智禮樂盡于事親從兄。眞大顚頂矣。

仁義智禮樂五者。不是平列。也不是隨意舉似。粗心者看做一樣若云天下道理。其實只一孝弟。大段亦未爲不是。然失其旨矣

仁義兩件並立。亦一亦二。知禮樂又從上兩件見。三者又不是平排亂拈。由知而禮而樂。道理相生。與工夫節候。皆有次第。說到樂之實處。道理似輕。而工夫節候。極深微神妙。知此乃見朱子總註之精。喫緊爲人處。

首節

仁與事親。義與從兄。兩邊看得精粗大小遠近。判然膠粘不上。皆因中間不見關捩處。故註中補出愛敬二字。蓋仁義是性。事親

從兄是事。若不明愛敬實地關捩，費盡分疏，終成兩件。

從事親從兄看到盡頭，從仁義看轉源頭，其中許多層次。

知之實節

講知之實二段。人但謂知二者是也，禮二者是也而已，不知知勿去與節文，乃是智禮，而知斯二者與節文二者，乃智禮之實也。若人言，則天下無所謂仁義智禮樂，只有事親從兄而已。仁義智禮樂，皆撰造虛名，為害道之具矣。奚可哉。

【陳紫峯文】人亦有言，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此氣勢之說。不足以明禮之本，而服行禮者之心。【講】自不解經義，乃攻支言，樂記之言，正明本也，不知者不服耳。【文】家庭有父子，非有人教其為尊卑而自然有此尊卑也。【翼】此便是天高地下而禮制行。【文】家庭有兄弟，非有人教其為先後而自然有此先後也。【評】此

便是萬物散殊而禮制行。文謂禮制之所從生而被從前天地高下萬物散殊之說之所由失曰禮之實。豈若是其煩縟。禮之實之說。豈若是其迂濶乎哉。而後孝弟之權重。評禮何嫌煩縟迂濶。但須明其實耳。且孝弟豈爭權者。人識其未解節文字。大士曰。說書上甚明。可從鄉學究借觀之。吾謂鄉學究與大士總一類。鄉學究說書與大士此文總一類。其不解節文字一也。豈得以大士欺壓鄉學究哉。

禮自禮。二者自二者。節文斯二者。乃禮之實。非謂三千三百非禮而孝弟爲禮也。若謂禮盡於孝弟。即不懂孟子之言矣。

功夫到樂處乃盡。故曰成於樂。又曰不如樂之者。

手舞足蹈。不徒作形容語。老萊子衣斑斕。跳躍作嬉兒狀。莫認作有心做作也。曾子母嚙指而心痛。何手足之不關父母兄弟耶。